

水浒传

· 理想藏书系列 ·

（明）施耐庵 著

叁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卷二 第 三 章

第三卷 目 录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401)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407)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414)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421)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430)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435)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441)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447)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452)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459)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466)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471)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476)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483)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490)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496)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504)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508)
-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516)
-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522)
-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527)
-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532)
-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541)
-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547)
-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555)
-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561)
-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567)
-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574)
-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580)
-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586)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喝声：“拿下！”众多做公的，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贺太守正要开言勘问，只见鲁智深大怒道：“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你敢便拿倒洒家！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倒不烦恼！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俺如今说与你：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进兄弟还了洒家，玉娇枝也还了洒家，等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量你这等贼头鼠眼，专一欢喜妇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个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话！”贺太守听了，气得做声不得，只道得个：“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那厮，你看那厮，且监下这厮，慢慢处置！这秃驴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枷来钉了，押下死囚牢里去，一面申闻都省，乞请明降。禅杖、戒刀，封入府堂里去了。

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小喽罗得了这个消息，飞报上山来。武松大惊道：

“我两个来华州干事，折了一个，怎地回去见众头领！”正没理会处，只见山下小喽罗报道：“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宗，见在山下。”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诉说鲁智深不听劝谏失陷一事。戴宗听了，大惊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早遣兵将，前来救取！”武松道：“小弟在这里专等，万望兄长早去急来。”

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来。三日之间，已到山寨。见了晁、宋二头领，便说鲁智深因救史进，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晁盖听罢，失惊道：“既然两个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今不可担阁，便亲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轻动，原只



吴用赚金铃吊挂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兄弟代哥哥去。”当日点起人马，作三队而行。前军点五员先锋，林冲、杨志、花荣、秦明、呼延灼，引领一千甲马，二千步军先行，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军师吴用，朱仝、徐宁、解珍、解宝，共是六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后军主掌粮草，李应、杨雄、石秀、李俊、张顺，共是五个头领押后，马步军兵二千，共计七千人马。离了梁山泊，直取华州来。在路趱行，不止一日，早过了半路。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酝造下好酒等候。

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陈达、杨春三人，下山拜请宋江、吴用并众头领，都到山寨里坐下。宋江备问城中之事。朱武道：“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宋江与吴用说道：“怎地定计去救取便好？”朱武道：“华州城郭广阔，壕沟深远，急切难打。只除非得里应外合，方可取得。”吴学究道：“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宋江饮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吴用谏道：“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如何不做堤备？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郎，申牌前后下山。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

当日捱到午后，宋江、吴用、花荣、秦明、朱仝共是五骑马下山，迤逦前行。初更时分，已到华州城外。在山坡高处，立马望华州城里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华如昼，天上无一片云彩。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城高地壮，堑壕深阔。看了半晌，远远地也便望见那西岳华山。宋江等看见城池厚壮，形势坚牢，无计可施。吴用道：“且回寨里去，再作商议。”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学究道：“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罗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

两日内，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吴用听了，便道：“哥哥休忧，计在这里了。”便叫李俊、张顺：“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无人识得地境，得一个引领道路最好。”白花蛇杨春便道：“小弟相帮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个下山去了。次日，吴学究请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徐宁共七个人，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夺下十余只大船在彼。吴用便叫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四个伏在岸上，宋江、吴用、朱仝、李应下在船里，李俊、张顺、杨春分船都去滩头藏了。众人等候了一夜。

次日天明，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三只官船下来，船上插着一面黄旗，上写“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朱仝、李应各执长枪，立在宋江背后，吴用立在船头。太尉船到，当港截住。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喝道：“你等甚么船只，敢当港拦截住大臣！”宋江执着骨朵，躬身声喏。吴学究立在船头上，说道：“梁山泊义士宋江，谨参祇候。”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圣旨去西岳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乱寇，何故拦截？”宋江躬身不起。船头上吴用道：“俺们义士，只要求见太尉尊颜，有告覆的事。”客帐司

水浒传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宋江闹西岳华山

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见太尉！”两边虞候喝道：“低声！”宋江却躬身不起。船头上吴用道：“暂请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帐司道：“休胡说！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与你商量！”宋江立起身来道：“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朱全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引出马军，一齐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摆列在岸上了。那船上船公都惊得钻入梢里去了。

客帐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禀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宋江又躬身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请太尉上岸，别有禀覆。”宿太尉道：“我今持奉圣旨，自去西岳降香，与义士有何商

议？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船头上吴用道：“太尉不肯时，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李应把号带枪一招，李俊、张顺、杨春一齐撑出船来。宿太尉看见，大惊。李俊、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过船来，手起先把两个虞候骐下水里去。宋江连忙喝道：“休得胡做，惊了贵人！”李俊、张顺扑通也跳下水去，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自己两个也便托地又跳上船来。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宋江、吴用一齐喝道：“孩儿们且退去，休得惊着贵人。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宿太尉道：“义士有甚事，就此说不妨。”宋江、吴用道：“这里不是说话处，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并无损害之心，若怀此念，西岳神灵诛灭！”

到这时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众人在树里牵出一匹马来，扶策太尉上了马，不得已随众同行。宋江、吴用先叫花荣、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吴用也上了马，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铃吊挂，齐齐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宋江、吴用下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两边众头领拔刀侍立。宋江独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彼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今有两个兄弟，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欲借太尉御香、仪从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事毕并还，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乞太尉钧鉴。”宿太尉道：“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须连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怎么推托得？只得应允了。宋江执盏擎杯，设筵拜谢。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于小喽罗数内，选拣一个俊俏的，剃了髭须，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吴用扮做客帐司，解珍、解宝、杨雄、石秀扮做虞候。小喽罗都是紫衫银带，执着旌节、旗幡、仪仗、法物，擎抬了御香、祭礼、金铃吊挂。花荣、徐宁、朱仝、李应扮做四个衙兵。朱武、陈达、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队人马，林冲、杨志引一队人马，分作两路取城。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只听号起行事。

话休絮繁。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径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一径奔西岳庙来。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直至船边，迎接上岸。香花灯烛，幢幡宝盖，摆列在前。先请御香上了香亭，庙里人夫扛抬了，导引金铃吊挂前行。观主拜见了太尉。吴学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暖轿来。”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这是特奉圣旨，赏捧御、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缘何本州官员轻慢，不来迎接？”观主答道：“已使人去报了，敢是便到。”

说犹未了，本州先使一员推官，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将着酒果，来见太



吴用 董平

尉。原来那小喽罗虽然模样相似却语言发放不得，因此只教妆做染病，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推官一眼看那来的旌节、门旗、牙仗等物，都是内府制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帐司匆匆入去禀覆了两遭，却引推官入去，远远地阶下参拜了。见那太尉只把手指，并不听得说甚么。客帐司直走下来，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辞千里之遥，特奉圣旨到此降香，不想于路染病未痊，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不见近报，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庙里。本是太守便来，奈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强盗要打城池，每日在彼堤防，以此不敢擅离。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太守随后便来参见。”客帐司道：“太尉涓滴不

水浒传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饮，只叫太守快来商议行礼。”推官随即教取酒来，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客帐司又入去禀一遭，请了钥匙出来，引着推官去开了锁，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把条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细自看，果然好一对金铃吊挂！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浑是七宝珍珠嵌造，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不是内府降来，民间如何做得？客帐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柜匣内锁了。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付与推官，便叫太守快来商议拣日祭祀。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便辞了客帐司，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

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这厮虽然奸猾，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却又换戴宗扮做虞候。云台观主进献素斋，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宋江闲步看到西岳庙时，果然是盖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间天上。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厅前。门上报道：“贺太守来也！”宋江便叫花荣、徐宁、朱仝、李应四个衙兵各执着器械，分别在两边，解珍、解宝、杨雄、戴宗各戴暗器，侍立在左右。

却说贺太守将领三百余人，来到庙前下马，簇拥入来。客帐司吴学究、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客帐司喝道：“朝廷贵人在此，闲杂人不许近前！”众人立住了脚，贺太守独自进前来拜见太尉。客帐司道：“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贺太守入到官厅前，望着小喽罗便拜。客帐司道：“太守，你知罪么？”太守道：“贺某不知太尉到来，伏乞恕罪。”客帐司道：“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如何不来远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报到州，有失迎迓。”吴学究喝声：“拿下！”解珍、解宝弟兄两个飏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贺太守踢翻，便割了头。宋江喝道：“兄弟们动手！”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了，正走不动。花荣等一齐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地倒在地下，有一半抢出庙门下，武松、石秀舞刀杀将入来，小喽罗四下赶杀，三百余人只剩一个回去。续后到庙来的，都被张顺、李俊杀了。

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挂上船，都赶到华州时，早见城中两路火起，一齐杀将入来。先去牢中救了史进、鲁智深，就打开库藏，取了财帛，装载上车。鲁智深径奔后堂，取了戒刀、禅杖。玉娇枝早已投井而死。众人离了华州上船，回到少华山上，都来拜见宿太尉，纳还了御香、金铃吊挂、旌节、门旗、仪仗等物，拜谢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随从人等不分高低，都与了金银。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谢承太尉。众头领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一些不少，还了原来的人等。宋江谢别了宿太尉，回到少华山上，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钱粮，放火烧了寨栅。一行人等，军马粮草，都望梁山泊来。王义自赍发盘缠投奔别处不题。

且说宿太尉下船来到华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劫了府库钱粮。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马匹尽皆掳去，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宿太尉到庙里焚了御香，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师奏知此事，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救了史进、鲁智深，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仍旧作三队分俵人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都相见已罢，一面做庆喜筵席。次日，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拜谢晁、宋二公。酒席间，晁盖说道：“我有一事，为是公明贤弟连日不在山寨，只得权时阁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说出来。三日前，有朱贵上山报说，徐州沛县芒碭山中，新有一伙强人，聚集着三千人马。为头一个先生，姓樊名瑞，绰号‘混世魔王’，能呼风唤雨，用兵如神，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团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无有不中，手中仗一条铁标枪。又有一个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也使一面团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无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宝剑。这三个结为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个商量的，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我听得说，不由不怒！”宋江听了，大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无半米之功，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宋江大喜。

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与同朱武、陈达、杨春都披挂了，来辞宋江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路，径奔芒碭山来。三日之内，早望见那座山。史进叹口气问朱武道：“这里正不知何处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叹口气。不一时，来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喽罗上山报知。

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一字摆开，自己全身披挂，骑一匹火炭赤马，当先出阵，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背后三个头领便是朱武、陈达、杨春。四个好汉，勒马阵前。望不多时，只见芒碭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当先两个好汉。为头那个便是徐州沛县人，姓项名充，果然使一面团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右手仗条标枪，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八臂那吒”四个大字。次后那个便是邳县人，姓李名衮，果然也使一面团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左手把牌，右手仗剑，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飞天大圣”四个大字。

当下两个步行下山，见了对阵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四骑马在阵前，并不打话。小喽罗筛起锣来，两个好汉舞动团牌一齐上，直滚入阵来。史进等拦当不住。后军先走，史进前军抵敌，朱武等中军呐喊，退三四十里。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杨春转身得迟，被一飞刀，战马着伤，弃了马，逃命而走。史进点军，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议，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正忧疑之间，只见军士来报：“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约有二千军马到来。”史进等上马望时，却是梁山泊旗号，当先马上两员上将，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一个是金枪手徐宁。史进接着，备说项充、李衮蛮牌滚动，军马遮拦不住。花荣道：“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两个到来帮助。”史进等大喜，合兵一处下寨。



次日天晓，正欲起兵对敌，军士又报：“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花荣、徐宁、史进一齐上马望时，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公孙胜、柴进、朱仝、呼延灼、穆弘、孙立、黄信、吕方、郭盛，带领三千人马来到。史进备说项充、李衮飞刀、标枪、滚牌难近，折了人马一事。宋江大惊。吴用道：“且把军马扎下寨栅，别作商议。”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剿捕，直到山下。

此时天色已晚，望见芒砀山上都是青色灯笼。公孙胜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灯笼，便是会行妖法之人在内。我等且把军马退去，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扎住营寨。次日清晨，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有分教

魔王拱手上梁山，神将倾心归水泊。

毕竟公孙胜献出甚么阵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话说公孙胜对宋江、吴用献出那个阵图道：“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之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队，中间大将居之。其像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龙虎岛蛇之状。待他下山冲入阵来，两军齐开，有如伺候。等他一入阵，只看七星号带起处，把阵变为长蛇之势。贫道作起道法，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左右无门。却于坎地上掘一陷坎，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准备捉将。”宋江听了大喜，便传将令，叫大小将较依令而行。再用八员猛将守阵。那八员？呼延灼、朱仝、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黄信。却叫柴进、吕方、郭盛权摄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城上看对阵报事。

是日巳牌时分，众军近山摆开阵势，摇旗擂鼓搦战。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便将三千余人摆开，左右两边，项充、李衮，中间拥出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立于阵前。那樊瑞虽会使些妖法，却不识阵势。看了宋江军马四面八方，团团密密，心中暗喜道：“你若摆阵，中我计了！”分付项充、李衮：“若见风起，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项充、李衮得令，各执定蛮牌，挺着标枪飞剑，只等樊瑞作用。只见樊瑞立在马上，左手挽定流星铜锤，右手伏着混世魔王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却早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项充、李衮呐声喊，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便分开做两下。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来，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宋江望见项充、李衮已入阵里，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那座阵势，纷纷滚滚，变作长蛇之阵。项充、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

走，左盘右转，寻路不见。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两个投东，朱武便望东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原来公孙胜在高处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便借着那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后面跟的都不见了。项充、李衮心慌起来，只要夺路出阵，百般地没寻归路处。正走之间，忽然雷震一声，两个在阵叫苦不迭，一齐了跣了双脚，翻筋头骊下陷马坑里去。两边挠钩手，早把两个搭将起来，便把麻绳绑缚了，解上山坡请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三千人马，折其大半。

宋江收军，众头领都在帐前坐

下。军健早解项充、李衮到于麾下。宋江见了，忙叫解了绳索，亲自把盏，说道：“二位壮士，其实休怪，临敌之际，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欲来礼请上山，同聚大义。盖因不得其便，因此错过。倘若不弃，同归山寨，不胜万幸。”两个听了，拜伏在地道：“久闻及时雨大名，只是小弟等无缘，不曾拜识。原来兄长果有大义！我等两个不识好人，要与天地相拗。今日既被擒获，万死尚轻，反以礼待。若蒙不杀，誓当效死，报答大恩。樊瑞那人，无我两个，如何行得？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便请二位同回贵寨，宋江来日专候佳音。”两个拜谢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从投降，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宋江听说大喜，请入中军，待了酒食，换了两套新衣，取两匹好马，呼小喽罗拿了枪牌，亲送二人下坡回寨。

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来到芒碭山下，小喽罗见了大惊，接上山寨。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项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该万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这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义，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两个道：“我们也为如此而来。”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次日天晓，三个一齐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请入帐中坐定。三人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彼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水浒传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此倾心吐胆，诉说平生之事。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碭山寨中，杀牛宰马，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一面赏劳三军。饮宴已罢，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数日之间，牵牛拽马，卷了山寨钱粮，驮了行李，收聚人马，烧毁了寨栅，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于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呼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

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黄发卷须，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厅鼓来，且做庆贺筵席。

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因此叫李云、陶宗旺监工，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札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



李衮 项充



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摇动铁环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点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当日晁盖便点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张横、杨雄、石秀、孙立、黄信、燕顺、邓飞、欧鹏、杨林、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杜迁、宋万，共是二十个头领，部领三军人马下山。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钱行。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吴用一个那里别拗得住？晁盖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

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对面下了寨栅。次日，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众多好汉立马正看之间，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约有七八百人。当先一个好汉，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声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原来天赐其便！还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晁盖大怒，回头一看，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两个交马，斗了二十余合，曾魁料道斗林冲不过，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马不赶。晁盖领转军马回寨，商议打曾头市之策。林冲道：“来日直去市口搦战，就看虚实如何，再作商议。”

次日平明，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上炮声响处，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上首副教师苏定，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左边曾密、曾魁，右边曾升、曾索，都是全身披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狮子马，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三通鼓罢，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放在阵前，曾涂指着对阵骂道：“反国草贼，见俺陷车么！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装载陷车里解上东京，方显是五虎手段！你们趁早纳降，还有商议！”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一发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林冲、呼延灼东西赶杀，却见路途不好，急退回来收兵。当日两边各折了些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众将劝道：“哥哥且宽心，休得愁闷，有伤贵体。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亦曾失利，好歹得胜回寨。今日混战，各折了些军马，又不曾输了与他，何须忧闷！”晁盖只是郁郁不乐。一连三日搦战，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

第四日，忽有两个僧人直到晁盖寨里投拜。军人引到中军帐前，两个僧人



水浒传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跑下告道：“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唆，索要金银财帛，无所不至。小僧尽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只今特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剿除了他时，当坊有幸！”晁盖见说大喜，便请两个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独有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晁盖道：“他两个出家人，怎肯妄语？我梁山泊久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他两个与我何仇，却来掇赚？况兼曾家未必赢得我们大军，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苦谏道：“哥哥必要去时，林冲分一半人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应。”晁盖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你却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林冲道：“哥哥带谁入去？”晁盖道：“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十个头领是刘唐、呼延灼、阮小二、欧鹏、阮小五、燕顺、阮小七、杜迁、白胜、宋万。

当晚造饭吃了。马摘铃，军衔枚，夜色将黑，便悄悄地跟了两个僧人，直奔法华寺来。晁盖看时，却是一座古寺。晁盖下马入到寺内，见没僧众，问那两个僧人道：“怎地这个大寺院没有一个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薨恼，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自在塔院里居住。头领且屯住了人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晁盖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个寨栅，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这三个寨便罢了。”晁盖道：“那个时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气，且待三更时分，便无准备。”晁盖听曾头市上时，整整齐齐打更鼓响。又听了半个更次，绝不闻更点之声。僧人道：“这厮想是都睡了，如今何在。”僧人当先引路。晁盖带同诸将上马，领兵离了法华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前军不敢行动，看四边时，又且路径甚杂，都不见有人家。军士却慌起来，报与晁盖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才转得两个湾，撞见一彪军马，当头乱箭射将来，扑的一箭，正中晁盖脸上，倒撞下马来。却得三阮、刘唐、白胜五个头领死并将去，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刚才敌得个住。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各自归寨。

林冲回来点军时，燕顺、欧鹏、宋万、杜迁只逃得自家性命，带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亏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帐中。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便差刘唐、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其余十四个头领，在寨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极该收兵，一齐回去。但是必须等公明哥哥将令下来，方可回军，岂可半涂撇了曾头市自去？”

当晚二更时分，天色微明，十四个头领都在寨中嗟咨不安，进退无措。忽听得伏路小校慌急来报：“前面四五路军马来，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听了，



水浒传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一齐上马。三面山字火把齐明，照见如同白日，四下里呐喊到寨前。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拔寨都起，回马便走。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两军且战且走。走过了五六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败亏输。急取旧路，望梁山泊回来。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便瞑目而死。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囑。宋江见晁盖已死，放声大哭，如丧考妣。众头领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帨，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椁，选了吉时，盛放在正厅上，建起灵帏，中间设个神主，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林冲却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寨内扬起长幡，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林冲与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

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咐，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誓箭在彼，岂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吴学究道：“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谁人敢当此位？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言。哥哥便可权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个计较。”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今日小可权当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个大宋皇帝你也肯！”宋江大怒道：“这黑厮又来胡说！再若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不教哥哥不做。说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吴学究道：“这厮不识时务的人，众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见识。且请息怒，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林冲、吴用搀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便说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小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第二位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

水 浒 传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盛。左军寨内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全，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李应，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麟，第七位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永。水军寨内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横，第六位张须，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山前第一关令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令解珍、解宝守把，第三关令项充、李衮守把。金沙滩小寨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守把。鸭嘴滩小寨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守把。山后两个小寨，左一个旱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旱寨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守把。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文卷萧让，掌赏罚裴宣，掌印信金大坚，掌算钱粮蒋敬。右一带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筑城垣陶宗旺。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李云，铁匠总管汤隆，监造酒醋朱富，监备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兴、白胜。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管北地收买马匹，杨林、石勇、段景住。分拨已定，各自遵守，毋得违纪。”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一心，拱听约束。

明日，宋江聚众商议：“本要与晁天王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却思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我们岂可不待百日之后，然后举兵？”众头领依宋江之言，守在山寨，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功果，追荐晁盖。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法主。只为游方来到济宁，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因吃斋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还有甚么烦恼不释？”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彀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端的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甚计策，赚得本人上山？”吴用不慌不忙说出这段计来，有分教：卢俊义：撇却锦簇珠围，来试龙潭虎穴。正是：

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

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